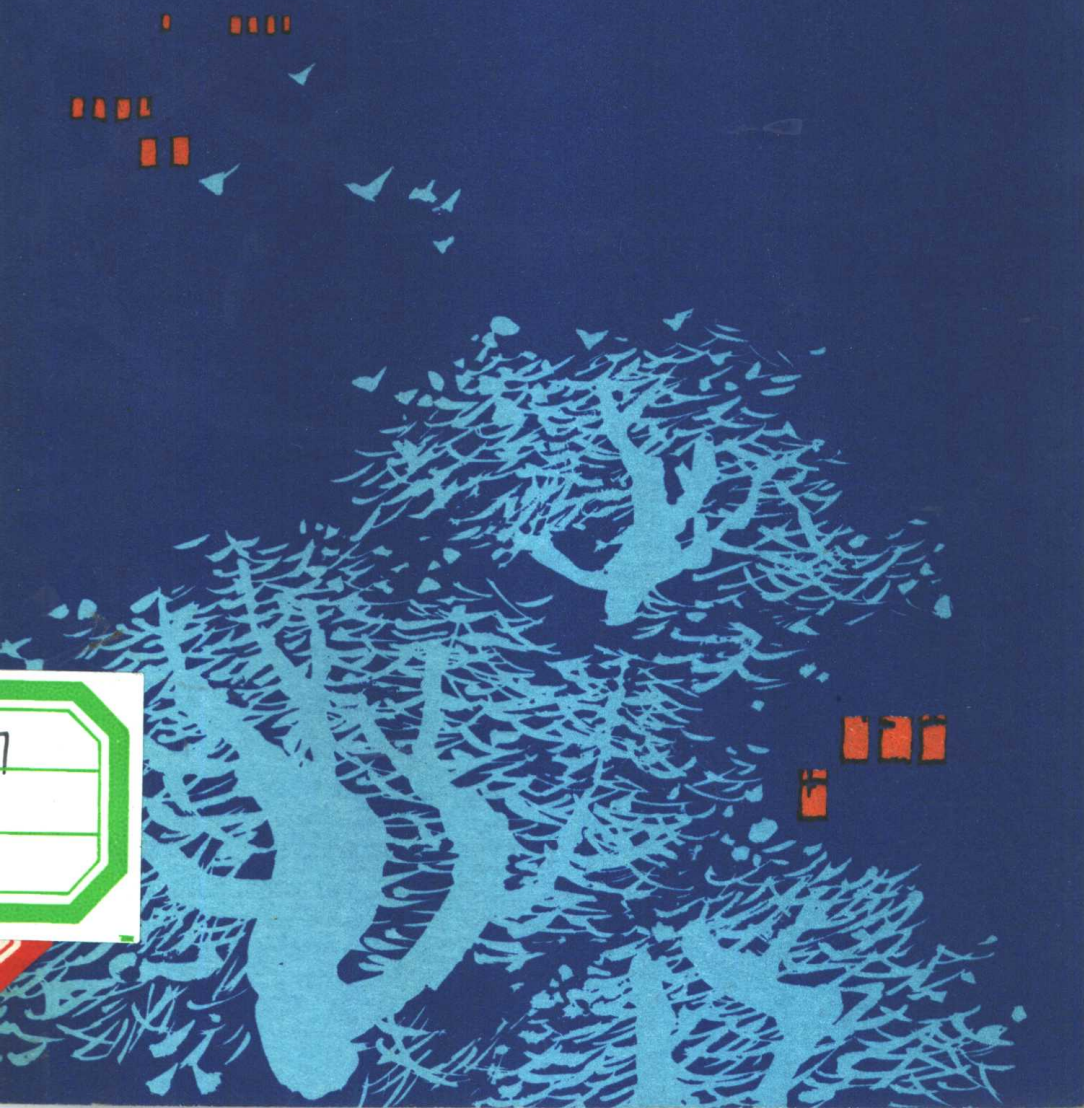


黎明，在大路上





2 035 8050 7

黎明，在大路上

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主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沈阳

1 3 大 3 长 3

3 3 1 1 1 1 1 1 1 1

黎明，在大路上

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主编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大连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插页：2

字数：144,000 印数：1—24,000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43 定价：0.54元

——编 者 的 话——

这个集子收入的十七个短篇小说，
均出自沈阳部队专业和业余作者之手。
这些作品着眼于反映人民解放军丰富多
采的现实斗争生活，塑造了从士兵到将
军许多生动的现代军人形象。这些作品
虽然手法不同，长短有别，风格各异，
但都充满着令人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，
有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区特
色。

目 录

黎明，在大路上	1
无忧花哟	16
当事解迷	27
放心吧，妈妈	45
参谋长的婚事	51
小 兵	69
他真的不知道	85
请别这样	97
递减数列	105
送 礼	115
暖 雪	125
女兵“居里”同志	144
让 座	155
永不入鞘的刀	159
有情人	168
薄薄的灰层	186
村 风	210

黎明，在大路上

官 魁 斌

黎明来到花园街，曙色把夜雾敛聚成珍珠，挂在法国梧桐那肥硕的绿叶上，象眼睛，凝望着从乌蓝的空间里显露出的高厦矮屋，灰墙红瓦，短垣长壁和油漆的大路。梧桐树荫下，一座座紧闭的院门，三、五十米，错落在大路的两旁，紫红色的，深绿色的，灰色的；金属的，木质的；有的挂着醒目的信报箱，有的却只留一道投递口；有的青蔓缭绕，有的铁刺合围……。外形不一，建筑不同，却都那么整洁大方，庄严肃穆，象守护神，在市井之中，守护着人们的晨梦。深夜里炽白的水银路灯，这时变成莹绿，从那象手臂一样伸向路面的铁架上，高高地投射下来。在绿莹莹的静谧的灯光下，远处传来“沙沙”的扫街声。

随着扫街声，大路上出现了一位老年妇女。她头上戴顶白色无沿几软帽，几缕花白的头发，散盖着两颊，口罩兜在下颏上，盖住了由嘴角延伸下去的两道深纹。目光冷漠，神情忧郁。好象有什么心事，又好象满腹心事都落在手中的扫帚上：“沙——，沙——”那节奏是舒缓的，调子是深沉的。

她低着头，一下一下地扫着，由北向南，穿街过巷，在一座布满青藤的院门前停住脚，抬起头来张望。

两扇灰色的铁门紧闭着。

门内是座浅黄色的二层独楼，二楼平台上搭着凉棚。青藤从凉棚旁爬上去，密密的绿叶遮着凉棚下的躺椅、盆花……

在紧闭着的铁门的门框上，她看见一个黑色的按钮盒。按钮是红的。她远远地望着那按钮出神。她知道，那是叫门的电铃。她把扫帚依靠在臂弯里，扯扯衣襟，理理鬓发，又抬头望望。

按钮盒是黑色的。按钮是红的。

她望望。她摇头。她叹气。她闷下头去扫街。

扫来——扫去，扫帚始终没有离开那爬过马路沿儿通向铁门的水泥路面。

她又回头看看大门，好象下了决心。她把扫帚依门靠好，几步迈过去，抬起手，颤抖着去摸那门框上的按钮。

有好一会儿工夫，电铃却没有按响。

于是，大路上又响起了那舒缓、深沉的扫街声：

沙——，沙——

清洁工人魏九凤——人们都叫她老魏太太。既是清洁工，又已年过半百，称作老太太，自然很贴切，很富于感情。半年前，魏九凤老太太由朝阳东路调到花园街，由繁闹的商业贸易区调到恬静的高干住宅区，就象世界上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动，也会引起好事者的臆想。对于她，清洁工魏九

凤老太太的工作变动，同行们也有各种分析。有人说是自造的清扫车不过关，花园街的人们听不得“嘟嘟嘟”的噪音，才调她到这里来抡扫帚；也有人说，三队新来的那几个待业青年瞧不起扫马路的工作，干活偷奸耍滑、有肝没肺，把街道扫得象秃老婆画眉一般，横一道竖一道，才把工作认真负责的老魏太太调换过来。魏九凤老太太自己呢，她不这样想，逢事她有自己的理解。朝阳东路，每天留给她的冰果纸，足够给孙子订两个练习本，——当然啦，要是能写字的话，冰果棒呢，也够扎五个鸟笼，只是现在的孩子们都没有这种兴致。其余的，西瓜皮么，可喂两口肥猪；夹在人行道方石缝中的海螺壳，据说可以粘台灯……，都说日本人把垃圾也看成宝贝，英国也有靠拣破烂成富翁的“垃圾大王”。可是朝阳东路留给老魏太太的这些“宝贝”，除了繁重的劳动之外，实在派不上什么用场。

花园街就不同。这里白天的行人比起朝阳东路，十成要少九成，更没有冒着黑烟的柴油大车。行车是庄重的，路人是安详的，马路上呢，多一片落叶也显得扎眼。鸟叫清脆，空气也好。新的岗位，给清洁工人魏九凤带来温暖，她很自然地体会了领导对她这个老清洁工人的关怀。沙，沙，沙，一扫帚紧压一扫帚。她容不得这街上留有半点污秽，就象自己的衣襟，如果挂上两颗饭粒，那可就不雅观了。她是怀着年轻时打扮自己的感情在这里扫街的。

百事如意。

百事如意中，如果说还有一点儿什么不顺畅，就是这片宁静的街市对她十分生疏。这一点比不得朝阳东路，那里卖

早市的人们，很多都是老相识：“——早哇，老魏太太！”人们习惯于这样跟她打招呼。这里呢？她只知道那些住在独门独院里的人家，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，人家忙些什么，自然都很重要。至于他们知不知道这条街上新来了一个扫街的魏九凤，那对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她只求默默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。

她扫着扫着，一天一天，就象太阳落山又出山那么平常，就象大海落潮又涨潮那么不引人注目。

有一天，她象往常一样在这里扫街。当她扫到二纬路西口的时候，一座暗黄色铁门旁的角门“咣啷”一声开了，走出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妇女。不，比中年可能还要老一些，穿着素雅，风度得体，比较之下，比起魏九凤来，还是要年轻得多。

“出来打奶吧？”魏九凤心里想，“可也不一定，打奶么，不还早点儿吗？”

魏九凤老太太这时才觉得奇怪，将近二十天了，竟一次也没有见过送奶站的三轮车。不知这里是怎样的供应法。她家的门前，每天都是送奶人高声吆喝，“打奶喽！——”那声音能直爬上六楼的尖顶，伴着黎明的清新，把人们从酣睡中唤醒。这里呢，这儿一定是别样的送法。这里可是花园街呢。

她这样想着，觉到了那走出来的妇女一直在盯着她。她抬头望了一眼，感到这种逼人的力量压过来。她心里有些发慌，一边一下一下地扫着，一边想，“不是冲我吧？”她想，“我得着什么了呢，没有么，没有哇……”

她还在一下一下地扫着。

“喂，那个扫街的！”

魏九凤听到呼唤，一怔，立刻意识到真的是喊她。她停下扫帚，抬起头。

“喂，我说你为什么天天这个时候在这里扫街呀？”

魏九凤老太太终于听明白了是问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里扫街。为什么呢？每天早晨两点半从花园街北口扫起，五百多米的路面，扫到这里，总错不过这个时辰。她心里这么想，可是没有说。她从对方的气度中看出不凡，又加上她本来就是与世无争的人，她想听听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在这里扫街。她呆呆地望着，问号就打在脸上。

“你没看见人家读书的读书，打拳的打拳，”那妇人指着身后的院子说，“你抡个大扫帚，把天上地下都搅得乌烟瘴气，污染空气，你心里舒服吗？你岁数这么大，党解放你这么多年，怎么连这点儿阶级感情都没有哇！”

清洁工人魏九凤老太太实在平常得很，连人体特异功能也没有，竟不能透过高墙看清院子里的人在做什么。多亏了看不清，她一直劳作得很坦然。经她这么一说，倒有些不安了。她在心里盘算，在组织语言，却怎么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答话。

正在这时，不知从哪里走出一个老头，他望着魏九凤老太太窘迫的样子，便直对那女人说：

“那么你说什么时候扫好呢？”

“那就是你们的事儿啦。你们挣扫街的钱，就应该干好扫街的活，——想办法改进工作嘛。”

那女人把老头也看成清洁工人，有腔有调地说。

“依我看么，现在正是扫街的好时候。”老头说。

有人帮腔，魏九凤老太太也觉得从容了，想好了回话，扳着指头说：

“现在五点了，再过一两个钟头，就该到上下班的时候了，车来人往的，还是这会儿扫好。上边也是这么规定的。”

“那你们半夜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扫街总得把一头儿。我两点半开始扫，扫到你这儿，就是这个时候了。”

“不好先从这儿扫嘛！”

“当不当，正不正，那怎么扫。”

“怎么不能扫啊？——能扫嘛。明天试试看。”

魏九凤老太太还想辩白几句，那路遇的老头闯到前面。

“——啾呀，你怎么想的就是你自己呀！”老头指责说，“就凭你这话，你最好就别讲什么感情了。你快回去吧，啊——，呆会儿上下班人多，——丢人哪！”

“丢人？丢什么人哪！怎么这个样子。我看你这个老头成问题！”

“别火别火，问题就问题。别说了，快请回吧！啊——”

那女人不但没有回去，气鼓得更足了，声音陡然升高了八度：

“往哪儿回！丢人，丢什么人？！你给我说清楚。”

这时角门“咿呀”一声开了，挤出三、四个头，一看这架式，七嘴八舌嚷起来：

“快回来吧，少废话。跟这些人，神仙也讲不清楚。”

“不就是扫街的嘛，神气什么……”

“臭扫街的还趾高气扬起来了，可真是的啊。”

……

一听这话，老头动气了，额上青筋直蹦：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！”

角门里有人出来，拉回那中年妇人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从里面划上了栓，又留一句“臭扫街的”在门外。

“讲什么阶级感情，——尽出共产党的洋相！”老头愤怒了，指着角门吼道，“咱们这个社会不准骂人嘛，这些个……，这些个……人。”

对于老头的路遇相助，魏九凤老太太并没有动什么感情，她只说了一句：

“你老别动气，值不得，气大伤身，也没有什么用处。”

她望了老头一眼，一边扫街，一边揣摩起他的身份。

这老头穿一件白丝绸衬衣，一条肥大的蓝哗叽裤子，只有八成新。“——那是拣儿子穿剩的。”魏九凤老太太想。她估摸这老头是花园街上哪一家的老爷子，退休了在儿子家养老，要不就是姑娘家。说是个退休工人，又不大象。倒是象个农民，脸膛削瘦，挺黑，那是在地里做活风吹日晒的。两只眼睛挺有精神，筋骨看上去也硬朗。干活的出身，——心善哪！脾气可是不让人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她想。

“明天你还这个时候扫，看他们能怎样。”老头帮她推起装垃圾的手推车，气还没有消。

“嗨，值不得。别说这样的人家，自己的孩子怎么样，说撞你两句，不是也得受着。谁让你是个扫街的来着，你要

是个省长再看看。”

“省长怎么样？扫街的怎么样？”

魏九凤老太太叹了口气，往下没有说什么。这老爷子八成是新从乡下来，把扫街的工作也看得挺好。省长怎么样？刚才那个主儿，当家的兴许还没有省长大呢，看她那气派，扫街的怎么样？扫街的小伙愁对象，扫街的姑娘怕嫁不出去，干活都戴个大口罩，只露两眼，怕人认出来。怎么样？就这么样。——喏，也难怪哩，他是农民。

“你老从乡下来吧？”她问道。

“乡下嘛，啵——”老头拉完长声，忙点头说，“是，是从乡下来哟！”

“庄稼人好哇——实在。”

“你看我象吗？”

“怎么不象？象。”

“对，对呀！你眼力真不错。”

魏九凤心里想，这算什么眼力，不是农民，还能看起扫街的行当。

第二天，黎明。魏九凤老太太扫街又来到了那座暗黄色的铁门前。她想起昨天的事，一股无名火蹿上心头。这块儿本来就没有多少灰么，硬说搅得乌烟瘴气，——搅就搅。她这样想着，手中的扫帚便裹着风声飞扬起来，“哗哗”，尘土虽然不多，却也象薄雾一样在升腾。

“——啧啧，老都老了，还治什么气呢。”撇了几下子，她心里不忍了。“不管怎么样，人家是在打拳、读书，在干正经事，有灰尘总不大好。还撇，这算干什么呢？！”

响声停止了，魏九凤老太太直起腰，长嘘了一口气，又猫了猫腰，压低了扫帚，格外轻缓地扫起来。

刚刚扫过那个角门，昨天那位“拔刀相助”的老头从后面走来，粗声大气地说：

“你这个老同志，真是个好同志！好同志呀！心宽哪！我不如你呀！”

魏九凤老太太心里一跳，立刻意识到被人家察觉了心事，脸都热了。看看是那老头，又平缓下来。

“人家有意见，咱们就注意点儿呗！”她说，心里在想，“这个老爷子，真好嬉儿。准是怕今天再吵起来，在暗里偷着瞅呢。嗨，就是真打起来，你老爷子能怎么的。你儿子是省长呀，省长也不一定能扳过人家。——为这么点儿小事。嗨，这个老爷子，心眼倒不错。农民哪，火气大。”

“你这么象大姑娘描花一样地扫，得多咱能扫完。来吧，我帮你扫扫。”

老头说着，就过来夺扫帚。

魏九凤老太太争执不过，又不好冷了人家的好意，只得把扫帚交给了他……

以后，清洁工魏九凤老太太常常看到这老头在二纬路东口出入，经常主动出来扫扫街，慢慢地她摸清了那院墙上布满青藤的小院就是他的家，——不，是他儿子的家，要不，是姑娘家。她想。小院门前的路面，每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“到家喝杯热茶吧，天天起早不容易呢。”有一天，在

小院门口，老头跟她打招呼。

“啊，不啦。你老起得也不晚哪，还帮我扫街。”

“我只扫门前雪，比不得你。你辛苦哇，到家坐一会儿。”老头态度是真诚的。

——哪能去呢，不能去。你老爷子不嫌弃，姑娘儿子呢。魏九凤老太太心里想。一个扫大街的，一脸灰，满身土，你老爷子不嫌弃，姑娘儿子呢。

“啊，不啦，谢谢你老哇，活儿还多，得赶早。”

她继续一下一下地朝南扫着。

有一天，也是黎明时分，她象往常一样在那里扫街。一抬头，看见有辆黑色轿车从那布满青藤的小院开出来。那车很气派，锃亮。这使老魏太太心里多少有些不安。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那轿车开到她跟前，悄然停住了。车上一前一后下来两个军人，前面下来的是个年轻人，满脸笑容，后面下来的……后面下来的，——呀，是他，是那个老爷子！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衣，脸上刮得光光的，脚下也换上了漆黑的皮鞋。这一换装，象年轻了好几岁，连腰板也比以前直，往魏九凤面前一站，顿时使她不知所措。

“我忙着去车站接外宾，今天门前没有扫，你多辛苦吧！”

老头微微笑着。态度是真诚的，真诚得使人想到了农民。

“你，你，——谁让你扫街了。我可是没有让你扫街呀。你怎么，你不是——”

“军区的杜副司令员，——杜将军。”那青年军人说，

还是满脸笑容。

“将军？怎么是将军呢，你不是——”魏九凤老太太喃喃地说，声音很小，很弱。

老头笑着跟她点点头，挥了挥手，说：“我要去赶火车，咱们回头唠。”

小车象疾风一样地开走了。

魏九凤老太太心跳了半天，许久才缓和下来。

“这些当官的，怎么都不说真话。”她恨了。“将军就将军呗，干啥还说是农民，拿我当小孩子耍呀，五十三啦！”她觉得自己受了嘲弄，心里很委屈。

从这天起，直有两个月时间，清洁工魏九凤老太太没有见到那个老头，那个将军，什么杜将军。她心里对那老头厌恶起来，努力回避和他见面。当然了，这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她按照领导的要求，每天早晨两点半钟，从二纬路西口那暗黄色铁门的门前开始扫街。

不过，尽管扫街的时间上错开了，毕竟是一条街上出出进进，有时还是难免走个“顶头碰”。每逢这时候，魏九凤老太太不是来个“行进间的向后转走”，就是越过马路，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去。有一天，可谓“冤家路窄”，她正闷头扫街，那老头穿着一身军衣，突然出现在她面前。

“老同志，个把月不见了，你还在这里扫街呀？”

——哎哟，这个不说真话的老爷子，什么杜将军，他怎么冒出来？魏九凤老太太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便冷冷地说：

“不在这儿扫，到哪儿去扫？”

“很长时间没见了嘛，不知你调走了，还是生病了，身

体好吗？”

“身体呀，没毛病。干活的人么，不易得病呢。”

老头对她冰冷的态度并没有反感，抱起胳膊打量着。

“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个人哪——怕官。是不是？官有什么可怕的，有话抬起头来，直嗓子跟他们讲就是了。”

“你官大，说起来轻巧。你是大首长，怎么还瞒着我们老百姓呢？”

说完这话，魏九凤老太太觉得自己有些怒气冲冲了。

“瞒什么？没瞒嘛！”老头有些惊愕。

“你不说你是农民吗？”

老头恍然大悟，“哈哈”地笑了。

“农民哪，——那可是真的。一点儿都不假。还举行过仪式哩，正式农民。就象年轻人结婚，都搞个婚礼，——履行手续了。”

老头“呵呵”地笑着。

魏九凤虽然对乡间生活并不陌生，可是对当农民的手续，还是有些疑惑。谁不知道犯了错误才下农村，接受教育才下农村，这老头子，又要什么花花腔。她没动声色，脸上的表情稍有和缓，添上了几分好奇。

“嘿，说起来不怕你不信。那年我才六岁，六岁当农民。”老头伸出手，拇指和无名指一翘，做了个“六”的手势，“季节么——大概是春播点种的时候。早晨，阿妈拍着屁股把我叫起来，给我换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对襟小褂，一条家织布的蓝裤子，胡乱吃了点儿饭，就下田去了。阿爹扛着犁，牵着牛，阿妈挎个竹篮，里面装几个煮鸡蛋，我跟